

芝麻糖香年味儿到

□张军亭

传统手工芝麻糖,是腊冬时节的味蕾约定,以其独特的观感和口感成为孩童时期不可多得的解馋零嘴。入口酥脆,脆得那么小心翼翼,轻轻一咬,它就在齿间细细碎碎蹦开,漫出浓郁的芝麻香。久违的儿时芝麻糖味道,就从这一口唤起。

人生就是这样,往往由于某个吃食、某次场景或某句会话,记忆的闸门猝不及防地打开,让你心声无限感慨和遐想,自然也就美不胜收。

小时候家里穷,勉强吃饱饭,更没有糖果之类的零食可吃,但每年腊月二十三,咱乡村称芝麻糖为“灶糖”,祭灶用得上的必需品,母亲还是肯买的。目的是让灶爷、灶奶吃后粘上嘴,上天没法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坏话。到吃晚饭时,母亲虔诚地把芝麻糖向上举三举,说声:“灶爷、灶奶都吃吧。要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!”然后,就分给我们姊妹吃了。因此,我自认为祭灶比过年更有盼头。

芝麻糖裹着通身的芝麻,笔挺挺,甜丝丝,脆生生,母亲每次只买一小袋儿,里面装八根或十根,手指粗细,长不盈尺。我最喜欢芝麻糖袋底部的碎渣渣,里面落了很多芝麻粒。芝麻是炒熟的,一嚼满口生香,再加上一点糖渣的甜,舍不得一次咽下。

芝麻糖酥脆,拿的时候,稍不小心不但芝麻哗哗地往下掉,杆也会断成几截。我让弟弟妹妹先把整根的挑走,自己吃半截的,芝麻糖袋儿顺便留下。吃的时候,干脆直接隔着塑料袋把已经碎掉的捏得更碎,一点儿一点儿地舔着吃,慢慢咀嚼享受芝麻的香味。

腊月二十三祭灶过后,母亲赶集买年货,偶尔也会给我们带回一些碎芝麻糖渣来。那是商贩卖剩下的货底,处理价比较实惠。

最值得庆幸的是里面芝麻比较多,我们姊妹几个开心地直接用手抓着吃,嘴巴周围、鼻子尖上沾的都是芝麻粒,个个像小花猫一样。有些糖渣已经半融化,吃过后手指头往往粘在一起,使劲才能分开,觉得蛮有趣的,于是“分开——再粘上——再分——”当玩游戏玩一阵儿,嘻嘻哈哈笑一阵儿……

芝麻糖的童年回忆,还有来自“打芝麻糖”的乐趣。冬季萧瑟的街道上,在学校门口,抑或在某个十字路口、在红火热闹的某次庙会上,推着自行车的小贩,在自行车后座上放着一个木质盒子,里面装满各式麻糖,在手提把手的中间设置一个木质类似表的圆盘,以数字标识,另一侧则用钢针,用皮筋把钢针射出,付费射中哪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几根芝麻糖,“光杆”麻糖居多,带芝麻的其次,实心灌白糖的则最好,也最难射中。

在我心里,依然保持着童年关于芝麻糖的种种记忆。那胖胖粗粗的模样,那酥脆可口的香味,还有小贩清脆洪亮的叫卖声,这一切的记忆,都因为芝麻糖的持续存在而变得温暖和鲜明。不管世事如何变换,我只希望儿时最爱的小吃能保留传承得久一些,再久一些。

现在长大了,每每看到大街上卖芝麻糖,总是忍不住要多瞥两眼,看到的是甜甜的幸福,感受到的是内心的充盈。有时买来一袋,顾不得身体是否吃得消,狠心吃下几根,心满意足,酥脆的声音,香甜的味道,回忆一下拉回童年,拉回故乡,也拉回如烟往事。

如今,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芝麻糖卖,想吃的时候就随时可以买来吃,但每每想起儿时过小年吃芝麻糖的情景,那种又酥又脆的香甜滋味总能让我感到无比温暖。

那浑身散发着甜味的芝麻糖,有浑身沾满白芝麻、炒芝麻的,中空酥脆,吃起来自然甜中带着几分香,咬进嘴里,用牙轻轻一碰,瞬间“支离破碎”,甜味醇厚,香味袅袅,化在嘴里,甜进心房。还有“光杆”的麻糖,是没有沾芝麻的一种,也是最接近原初的麻糖模样,细细短短,苗条、玲珑,是麻糖里的个性派、淑女范儿,最大的不同是吃进嘴里透着一股清新脱俗的麦芽香,不腻、不腥;还有一种则是实心麻糖,粗笨的外在,中间还灌满一肚子的白糖,绝对称得上“腹有诗书”了,满满的干货,带你领略冬天里的盛开在舌尖上的“芳华”。

又到了家家户户置办年货的时候,可以说,一根芝麻糖吃在口中,甜在心里,吃出的远远不止是美食糕点带来的味蕾满足感,更多是全家对团圆及美好生活的希冀,这种味道是与故土、家风等情怀融在一起的家的味道,是那种字里行间的年味儿。

记忆中的年

★章铜胜

进入腊月,期盼新年的氛围渐渐地浓了起来,在乡村里这种感受尤其明显。从小到大,我还是喜欢农历新年的,在我的身边,不喜欢新年的人可能是极少的,也正是因此,那些已经过去的新年,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。

新年的鞭炮,大概是每一个男孩子的最爱。用手拿一个鞭炮,点燃,扔向空中,听鞭炮炸响,引起人们的惊叫,或是看着鞭炮在空中碎裂,冒出一缕灰黄的烟,心里甭提多开心啦,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英雄。

过新年穿新衣,大概是每一个人的新年记忆。彼时的腊月里,裁缝是一个村庄里最受人欢迎的人。家里请了裁缝来做新衣的人家,大人孩子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,也是会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。我家每年都会请裁缝上门来做新衣,那些新衣做好了,试过了,就被母亲收了起来。到了除夕,吃过午饭后,我们就换上了新衣,和村里其他的孩子一起,

在村子里跑前跑后,还特别爱往人多的地方去,总希望得到大人人们的夸奖。这一天,大人们也不吝嗇他们的言语,总是见一个夸一个,我从来没觉得任何时候有乡村新年的那份和气与喜气。

一家人的团圆,才是最好的年。我参加工作的那一年,祖父病重,那一年除夕,是祖父过的最后一个年。新年里,祖父的食欲并不好,但他看着一家人在一起过的团圆年,依然是满脸的笑容。我从学校刚刚步入社会,祖父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,也讲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不知道不识字的祖父,怎么就懂得那么多朴素而又真诚的道理。这些年,我一直记得祖父在新年里对我说过的那些话。

对于我来说,每一个曾经经历过的新年,都是人生旅程中一处融满亲情的驿站。新年将至,我又想起了那些留在记忆中的年。

★金伟忠

★宋士杰

幼年时,
过年是一种新奇,
尚未到年底,
双眸饱含过年的欲望,
放鞭炮、吃糖果、换新衣,
成为儿时的享乐。

青年时,
过年是条间隔线,
胸怀着远大的理想,
是为求学、就业,或是观望,
奋斗在脚下,
理念在远方。

中年时,
过年好似算账的神器,
睿智的大脑从不松懈,
是为家庭幸福、事业腾达,
一颗早已沉稳的心,
习惯了过年的平常。

老年时,
过年是家的归宿,
年迈的老人守护家中,
是为儿女、异地的游子,
归巢把酒言欢,
团圆再出发。

烹年腊里味攢香,热足零鞭带雪扬。
游子归心挤包裹,老人倒市满冰箱。
争鸣云路瑶台闹,自驾龙风高铁忙。
除夕聚来嫌不够,煮情分灶各先尝。

腊味

★杜宗杰

梅熏腊月遍流香,残雪无声转角藏。
玉兔含情叹归路,金龙携瑞欲登场。
春回大地城乡染,红映高楼日月妆。
直向风中嗅年味,但求爆竹送祯祥。

深夜落雪

★杨德船

昨夜琼花万树开,平明忽见天地白。
大爱何须多言语,润得春意盎然来。

走进新年

★丁太如

是谁唱起的歌谣
芬芳了诗情画意的等待
让洒满阳光的河畔
有了生命的飞翔
有了感恩的祝福
有了和煦的春风

是谁描绘的蓝图
诠释了江南小巷的烟雨
让拔节生长的春天
有了花瓣的舞蹈
有了和煦的春风

是谁弹起的旋律
陶醉了意气风发的憧憬
让梦幻的音符
有了相思的节拍
有了火热的希望

是谁敲响的钟声
热闹了万象更新的新年
让虔诚的祈祷
有了百花的怒放
有了风雨的兼程

值班总编: 梁国强

本报地址: 县融媒体中心六楼

编辑部电话: 7065556

投递部电话: 15639976822

法律顾问: 陈鹏阁

电话: 15037595699